

醉翁行乐处,草木皆可敬

——为纪念苏东坡逝世920周年(书《醉翁亭记》碑930周年)而作

◎袁新江

今年是苏东坡(1037-1101)逝世920周年,当然更是书《醉翁亭记》碑930周年。作为滁州人,我们欠苏东坡一个很大的人情。滁州醉翁亭那么有名,那是因为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醉翁亭记》那么有名,除了文章自身写得好,关键还在于有东坡楷书碑。所谓“欧文苏字”,珠联璧合,熠熠生辉,增强了《醉翁亭记》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传说当年商贾之人持《醉翁亭记》苏字刻碑拓片,在过关卡时可以抵扣税费。以至于拓碑者络绎不绝,拓碑垫的毛毡不够用,不得不把和尚垫的毛毡拿来用,人们如此喜欢《醉翁亭记》的拓片,显然不仅仅出于欧文,还有苏字。

宋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苏轼知颍州时,应滁州太守王洙求书,于十一月乙巳,以大字楷书写成,世称大字楷书《醉翁亭记》。除了此碑,还为滁州留下了一首著名的古曲填词《醉翁操》。大概欧阳修离滁二年后,当时有一位著名琴师,太常博士沈遵慕醉翁亭之名,特意来滁探访,为琅琊山泉所动,似有所悟,以琴寄趣,和着泉涧之音,创作了一支官声三叠的琴曲《醉翁吟》(即《醉翁操》),“知琴者以为绝伦”。至和二年(1055)冬,欧阳修奉使契丹,恰与沈遵相会,听到沈遵弹奏此曲,非常欣赏沈遵的琴艺。嘉祐元年(1056)二月,欧阳修回京后,按照楚辞格调,亲自为琴曲配辞,作《醉翁吟并序》。只可惜欧阳修的配辞与琴声不合,无法传唱,不然真堪称艺术奇观。如此美妙乐曲,岂能无闻?于是梅尧臣、王令、苏轼等文人也相继填词,惜梅尧臣、王令也是用的楚辞体,也不便于传唱,只有苏轼的填词应庐山道人崔闲之邀而作,此词一出,争相传颂。

在滁州文化史上,若说有两位与滁州擦肩而过的文化名人,一个是唐代的李白,另一个就是苏东坡。李白晚年主要沿皖江一带活动,只可惜没能来到滁

州,不过李白并非与滁州一点瓜葛都没有,他曾留有一首诗《送族弟凝之滁求婚崔氏》,说明李白在滁州有亲戚,只是当时的滁州有点偏僻,真山真水,深秀景色,“养在深闺人未识”,在韦应物来到之前,实在没有多少人知道,也提不起李白的兴趣,不然他也会跟“与尔情不浅”的族弟李凝到滁州一游了。苏东坡却不一样。欧阳修在滁州时,他才十一、二岁。欧阳修五十岁时取他为进士,这才有了师生之谊。待为官员滁州应邀书《醉翁亭记》碑时,欧阳修已逝世近20年,苏轼也是五十六岁的老人了,而且名气也已经很大,但在欧阳修面前仍然自称“门下”,对书碑之事觉得“不可以辞”,并且非常用心地书写碑记,成为其书法经典之作,足以窥见他对欧阳修的敬重之心。

苏东坡曾作诗道“醉翁行乐处,草木皆可敬”,若说东坡先生一生对其恩师欧阳修所抱有的态度,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敬”字。其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赞欧阳修:“民有父母,国有若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敢。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虽未亲临滁州,东坡却留有一首《次韵王滁州见寄》诗。

此诗说是元祐六年(1091)苏轼知颍州时,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叫刘季孙,欲从江苏高邮去颍州拜访苏轼,途经滁州时,受到知州王洙的热情款待。王便借机托刘拜见苏轼时,务必请苏轼书写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以勒石树碑,致函托请为欧阳修二亭记以大字书之,并附诗致寄,苏轼欣然答应书写后并回赠此诗。诗中有句谓:“我倦承明苦求出,到处遗踪寻六一。凭君试与问琅琊,许我来游莫难色。”说明苏轼是有游琅琊山拜谒醉翁亭想法的,只是计划一直未能实

现。其原因可能主要因为公务缠身,且古代官吏制度是不容许官员随便串门的,再加上交通的不便,除非路过或绕道,像当年文学青年曾巩那样可以自由在滁州陪伴恩师欧阳修徜徉二十几天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王滁州对东坡书二亭记是感激的,据说是他画了东坡画像,其后任知州张商英刻东坡像于当时琅琊山四贤堂中,增为五贤堂。

苏轼虽没有来过古代滁州,却到过今滁州地区。凤阳县禅窟寺,原名桃花寺,虎窟寺,苏轼慕名来游,取“参禅旁窟居”之意,正名禅窟寺,并挥毫题写了寺名,沿用至今,在这里还题刻的“玉泉”三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从汴京去杭州就任通判,经过濠州,留有七首《濠州七绝》,其中比较有名的写定远的绝句《虞姬墓》。诗曰:“帐下佳人拭泪痕,门前壮士气如云;仓黄不负君王意,只有虞姬与郑君”为东坡先生绝句中的上乘之作,这是不是可以稍微弥补下东坡先生未能来到滁州醉翁亭的遗憾呢?

当然,今天我们在滁州醉翁亭纪念苏东坡,不仅仅为了还东坡一个人情,更在于东坡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典范,其身上所包含的精神价值对当代人仍然是具有滋养作用的。东坡虽没有到过滁州,但欧阳修的醉翁风范对他一生都是有深刻影响的,最终在传统知识分子“儒道互补”的文化环境背景下,形成令人崇尚的“苏轼精神”,这也构成了苏轼创作与人格魅力所在。“苏轼精神”的核心就是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尊重,将儒家的执着与道家、佛家的超脱完美集于一身,铸就其文品与人品上的高境界,而这与醉翁风范是有着一脉相承关系的。由此看来,欧阳修当年面对青年学子苏轼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并非虚言矣!

“欧苏”交游及其与滁州的不解之缘

◎骆跃泉

北宋文学家苏轼(1037-1101)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受欧阳修、张方平两位老师影响,他把中国古代文人的出世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一生风雨,处变不惊,把别人眼中的苟且,活成了自己的潇洒人生。

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认为万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境界。

今年是东坡先生仙逝920周年,日前,滁州市有关部门在琅琊山醉翁亭举办了相关活动,纪念这位与欧阳修以及滁州有着不解之缘的先贤。大略言之,约有以下几点:

三代世交,师生情缘。公元1056年,有才气无名气的苏洵慕名拜访了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读了苏洵的文章后大为赞赏,由衷感叹:“后来文章当在此!”很快就向仁宗皇帝上《荐布衣苏洵状》,在皇帝和士大夫间极力推荐,助力苏洵一举成名天下知。

欧阳修一生提携后人很多,但与苏轼的师生之谊最为著名。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担任主考官的进士考试如期举行,其中《刑赏忠厚之至论》让苏东坡脱颖而出,让欧阳修青睐有加。后来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书信中坦言:“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书信内容一经流出,苏轼更是声名鹊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后来文坛盟主的地位。

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连呈三“表”力请辞官退休,选择颍州为养老“福地”。苏轼当即献上《贺欧阳少师致仕启》,直言“轼受知最深,闻道有自”,再次感戴恩师。苏东坡出京任职杭州通判,赴任途中,在弟弟苏辙的陪同下,专程去颍州拜谒退休居此的欧阳修。二苏在欧阳修陪同下,游览了当时颍州四县十镇,在颍州滞留二十余日后,兄弟与恩师依依话别。苏轼、苏辙相继留有《陪欧阳公燕西湖》《陪欧阳少师永叔燕颍州西湖》以纪其会。苏东坡踏入仕途后不忘恩师之教诲,恩师去世后,一生都在用不同方式深情怀念。

除了师生之情,苏轼的二儿子苏迨还娶了欧阳修三子欧阳棣的女儿为妻,在这位欧阳氏去世以后,苏迨还娶了欧阳修最小的一个孙女,可谓亲上加亲。

欧文苏字,绝代双碑。《醉翁亭记》佳作一出,一时间“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滁人更是视为至宝。庆历八年(1048)三月,由书法家陈知明首次将此石刻于亭石之上,立于滁州。至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曾经的刻石由于历史的风化和长期拓印变得越来越模糊。为了更好地保存流传,时任滁州知州王洙,便拜托从高邮经滁北上的刘季孙前往颍州探访苏轼时,请苏轼重书此文。

楷书《醉翁亭记》被带回滁州后,太守王洙请工匠精心镌刻,使佳作得以碑石传世,日观者如云,前来拓印者络绎不绝。美景、美文、美书三者兼备,终使醉翁亭以“欧文苏字”名满天下,成就中国文坛一桩不可多得的话。

填词应约,珠联璧合。欧阳修《醉翁亭记》名满天下以后,太常博士沈遵特意跑到滁州探访,以琴寄趣,创作了一支官声三叠的琴曲《醉翁吟》。沈遵寻了个机会为欧阳修亲自弹奏此曲,欧阳修听了很高兴,并应沈的请求为该曲作了词。歌词虽然是大手笔,“然调不主声,为知琴者所惜”,调不主声就是唱不出来。沈遵的《醉翁吟》传开之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不

但争传《醉翁吟》琴曲,连欧阳修所作《醉翁吟》歌词,也有好事者纷纷为其谱琴曲,但都不理想。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欧阳修、沈遵已经相继去世了。庐山玉涧道人崔闲还惦记着这件事,崔闲精通琴曲,曾拜沈遵为师,他非常喜欢此曲,“常恨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于东坡居士”。苏轼贬谪黄州期间,崔闲多次从庐山前往拜访。一次他揣着《醉翁吟》的曲谱登门,请东坡填词。苏轼不但诗文高妙,而且精通音律,听明来意,欣然应允。于是乎,崔闲弹,东坡听,边听边谱词,不大一会儿就完成了《醉翁操·琅然》。这首词上片写流泉之自然声响及其感人效果;下片描述醉翁的啸咏及琴曲声。全词节奏律动,韵脚鲜明,读来朗朗上口,其中画面感十足,于乐曲搭配更见绝妙,实为不可多得的佳作。

情怀凄凄,赋咏石屏。欧阳修知滁期间偶然发现了“僵卧于溪侧”,时人称之为菱溪石的方两方遗石。欧阳修考证,遗石乃是五代时期吴王杨苻密部的部将、滁州刺史刘金后花园中的旧物。欧阳修多次前去观看视为珍宝,认为菱溪石遗弃在郊外甚为可惜,于是用三头牛拉车把这块石头运到城西大丰山下新筑的丰乐亭,还特地撰写了著名的《菱溪石记》以记其胜。

苏东坡是赏石大家,一生阅石无数,藏石甚丰,留下众多赏石抒怀的诗文,对宋代以及后世赏石文化的发展启示良多。在写给其弟苏辙的《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诗中,提到了与菱溪石有关的史实。“去国尚能三载载,汲泉何爱一夫忙”,正是欧阳修当年在滁州发现紫微泉、安置菱溪石的生动写照,苏东坡对于恩师的怀念之情跃然纸上。

一代文豪苏东坡,曾经感叹“我倦承明苦求出,到处遗踪寻六一。凭君试与问琅琊,许我来游莫难色”。虽然因种种原因,先生最终没能亲临琅琊山目睹恩师笔下的“蔚然深秀”,但他在离开任上杭州通判赴任途中,路过濠州留下了《濠州七绝》,为我们了解宋代的濠州风物提供了参照,滁人当一铭并记。

编者按

1072年9月,欧阳修在家中逝世。19年后,苏东坡应滁人之请书《醉翁亭记》。书后跋曰:“滁守河南王君诏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一句“不可以辞”倾注了东坡对恩师的敬重与缅怀。浩浩乎!文采风流垂芳千古;荡荡乎!人格精神光耀青史。此东坡之谓也。

2021年9月,是苏东坡逝世920周年,同时也是东坡书写《醉翁亭记》碑930周年。师生联袂所创的欧文苏字《醉翁亭记》碑早已名扬天下,历经千载,巍然立于滁州琅琊山醉翁亭宝宋斋内。

“双绝碑”事固已矣,欧苏之情尚可接。本版兹以《苏东坡与欧阳修及滁州的不解之缘》《醉翁行乐处,草木皆可敬》二文纪念东坡逝世920周年,以此追怀“欧苏”师生情谊。



文化动态

“纪念苏东坡逝世920周年”活动在滁举行

2021年9月4日(农历七月二十八日),是苏东坡逝世920周年忌日,同时也是苏东坡书写《醉翁亭记》碑930周年。为缅怀东坡遗风,寄托滁人哀思,近日,由滁州市地情人文研究会和滁州学院皖东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共同发起的“纪念苏东坡逝世920周年”活动在琅琊山醉翁亭举行。

活动内容分为集体人员瞻仰欧文苏字《醉翁亭记》碑和座谈会两个部分。在瞻仰过程中,与会专家讨论了东坡书写《醉翁亭记》的渊源,肯定了苏字的文化艺术价值。专家们一致认为,苏东坡在滁州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滁人为保护“双绝碑”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座谈会在解醒阁二楼召开。座谈会上,各位专家学者积极发言,他们从音乐、诗词、书法、人格等方面阐释东坡,挖掘了东坡在滁州留下的文化线索,肯定了东坡对滁州文化的影响和积极作用。他们纷纷表示,东坡所书《醉翁亭记》碑与滁州文化血脉相连,期望会有更多的学者研究东坡,从更丰富、更立体的角度阐释东坡,让“东坡文化”闪耀“醉翁之乡”。

(全媒体记者 陈姝好)



与会人员集体参观欧文苏字碑

春湖



西湖周周信公众号
欢迎关注